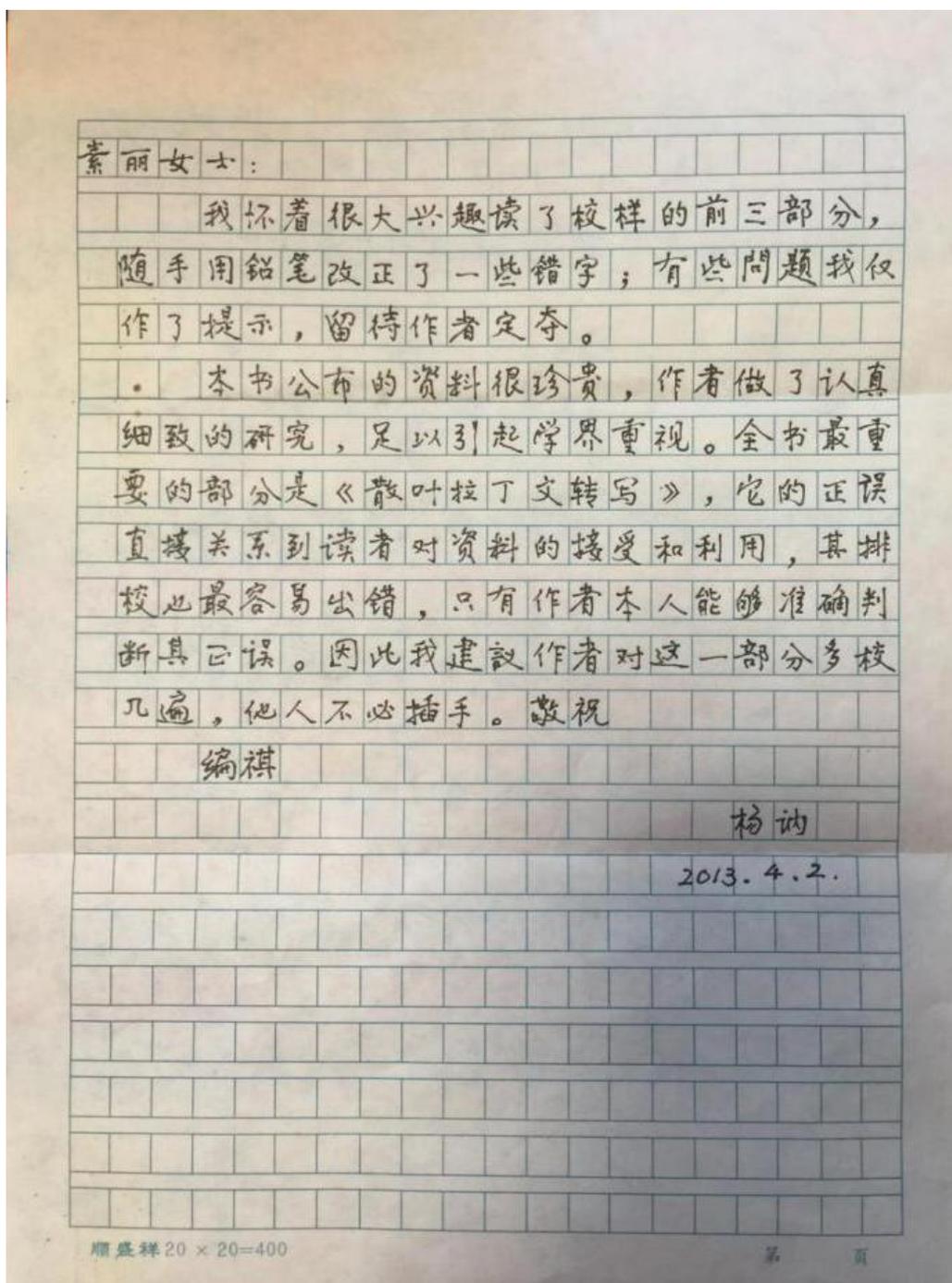


杨讷先生的一封信

萨仁高娃



杨讷先生的信

2019年1月6日，元史名家、国家图书馆前副馆长杨讷先生在京逝世，享年84岁。笔者与杨先生未曾谋面，更无幸运向先生当面请教图书馆业务或元史方面的研究。不过，2018

年，我们因为举办《四库全书》展，配合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学研究中心准备《四库全书》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，参加相关会议，介绍国家图书馆围绕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所做工作时，杨讷先生的功绩是越不过的，杨先生的名字也是常被提及的。

听到杨讷先生逝世的噩耗不过几天，笔者随意翻开家里的抽屉，便看到2013年4月2日杨讷先生写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耿素丽老师的一封信。当年，我尚在援藏期间，因信的内容与我当时撰写的书稿《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》有关，耿老师便把信转寄给了我，以提示我在书稿的修改方面需注意哪些方面。现在得到耿素丽老师的允许，将此信整理公布，并围绕此信再论发现西藏阿里托林寺藏《蒙古秘史》异本后的最新信息，以悼念尊敬的杨讷先生，并将此文献给国家图书馆成立110周年。

一、信函全文

为方便阐述和解释，现将信函全文录出，需加说明的语句标以编码，以便逐一解说。

素丽女士：

我怀着很大兴趣读了校样的前三部分[1]，
随手用铅笔改正了一些错字；有些问题我仅
作了提示，留待作者定夺。

本书公布的资料[2]很珍贵，作者做了认真
细致的研究，足以引起学界重视。全书最重
要的部分是《散叶拉丁文转写》[3]，它的正误
直接关系到读者对资料的接受和利用，其排
校也最容易出错，只有作者本人能够准确判
断其正误。因此我建议作者对这一部分多校
几遍，他人不必插手。敬祝

编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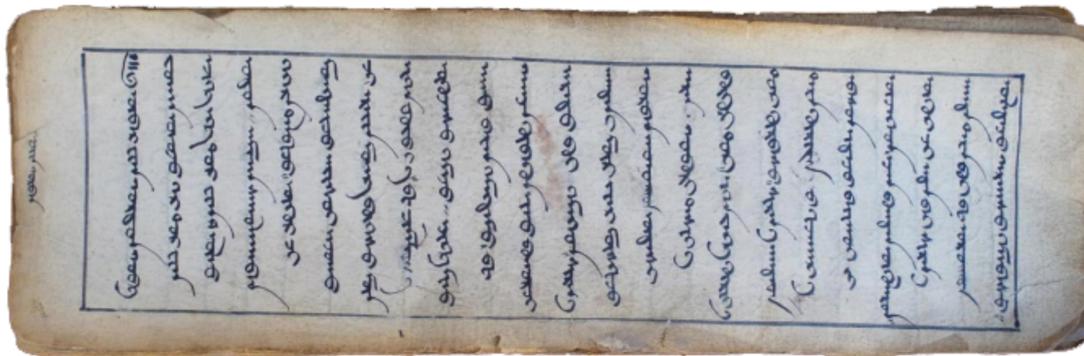
杨讷

2013.4.2

[1]校样的前三部分：信中所提“校样”为笔者《西藏阿里托林寺藏蒙古文散叶研究》的书稿，即《蒙古秘史》蒙古文异本散叶的研究。前三部分为“导论”“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藏蒙古文散叶及历史背景”“散叶特征及拉丁文转写”。“导论”主要讲述蒙古族历代史料文献回顾、20世纪以来发现的蒙古文文献、《蒙古秘史》版本脉络；“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

藏蒙古文散叶及历史背景”介绍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藏蒙古文散叶概况、托林寺历史沿革、蒙藏关系史回顾；“散叶特征及拉丁文转写”则主要分析散叶版式、书写和语言特征，并做了全文的拉丁文转写。

[2]资料：信中认可资料的珍贵性。此资料是《蒙古秘史》的蒙古文异本散叶。《蒙古秘史》，又称《元朝秘史》，又称《元秘史》（简称《秘史》），为13世纪形成的蒙古皇家秘典，以编年体形式如实记述蒙古族发源、发展及成吉思汗统一长年征战不休的蒙古高原、建立强大的蒙古帝国。然而，以回鹘式蒙古文成书于1240年（或1228年）的原典，未能流传至今，仅在17世纪成书的罗桑丹津《黄金史》中收录《蒙古秘史》的三分之二。明洪武年间，汉文《元朝秘史》形成，始有宫廷刻本，称《元秘史》，共十二卷，用于教习蒙古语。明永乐初，又被当作史籍，抄入《永乐大典》卷5179—5193中，由十二卷改为十五卷，题名遂改为《元朝秘史》。《永乐大典》现大部分已散失，这几卷至今尚未发现。明代《秘史》是以563个汉字拼写蒙古语并附汉语旁译和总译的“汉字音写本”，流传于世的有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两个版本。现所见蒙古文全本转译自汉文本。《蒙古秘史》的蒙古文本到底面貌如何，是否有流传，长年来深受蒙古学界关注。而在西藏阿里地区能够发现其蒙古文异本散叶，的确很珍贵，必定引起蒙古学界的高度关注。



《蒙古秘史》异本散叶

[3]散叶拉丁文转写：为使蒙古学界毫无障碍地利用和研究此珍贵资料，书中对所见13叶的文本与现行蒙古文本《蒙古秘史》、罗桑丹津《黄金史》进行对照，并做了拉丁文转写。

二、《蒙古秘史》异本散叶研究情况

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《蒙古秘史》异本仅存11叶，梵夹装，正背书写，每叶正面左侧写有蒙古文页码，现存叶为第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三十二、

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叶；实物已佚失、仅能看到图片的有2叶，即第三十三、三十四叶正面。这13叶涉及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抢去，铁木真经王汗与扎木合的帮助抢回孛儿帖，后与扎木合决裂等内容。

早在2010年，社科院乌兰教授在《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》第四辑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论文《从新现蒙古文散叶看罗桑丹津〈黄金史〉与〈元朝秘史〉之关系》，主要介绍西藏发现的两叶蒙古文史料。据乌兰教授介绍，论文所依据的图片为照那斯图先生获自北京大学考古系晁华山老师，是十余年前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到西藏实习期间得到的照片。乌兰教授通过将散叶与《元朝秘史》、罗桑丹津《黄金史》进行比对和考证，认为：散叶原本的制成年代晚于《元朝秘史》的畏吾体蒙古文原本（脱卜赤颜）、早于罗桑丹津《黄金史》；散叶内容虽然更接近于罗桑丹津《黄金史》，但却不是后者直接利用的资料来源。同时证实，在罗桑丹津《黄金史》成书之前，蒙古地区曾存在着《元朝秘史》的畏吾体蒙古文原本（脱卜赤颜）或其直接抄本的某种后期异本，类似于散叶和鄂伦苏木散叶的原本。从字体方面考察，认为它们是17世纪前后写本。

笔者在《蒙古秘史》异本散叶发现后所作的最简单的工作是，对《蒙古秘史》、罗桑丹津《黄金史》和散叶进行逐字比较，发现：

和二者完全一样者有521处；

和《蒙古秘史》一样者有172处；

和《黄金史》一样者有507处；

和二者都不一样者有586处。

由此可知，散叶内容上尽管以《蒙古秘史》为基础，但从版本角度看更接近《黄金史》，但比《黄金史》早；与二者完全不同者更多，是本散叶的独到之处，更能说明此本为独立流传，并非出自目前所知的某一史书。在目前无法看到其开头与结尾的情况下，此散叶到底是《蒙古秘史》呢？还是和罗桑丹津《黄金史》一样是收入《蒙古秘史》的另一史书呢？难以判断。

拙著《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》已于2013年8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。她是西藏古籍普查工作中的新发现之一，也是古籍保护成果之一。笔者面对如此珍贵的资料，激动之余更觉力不从心。因为，对于从未碰触过《蒙古秘史》研究的人来说，到底如何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将这份珍贵史料呈献于《蒙古秘史》研究者面前，心里的确忐忑不安。为此，笔者本着“学术乃天下之公器”之目的，将原始资料公布，为多年致力《蒙古秘史》研究的资深专家提供学术资料，以绵薄之力推动《蒙古秘史》研究，这是笔者出版此书的初衷。编

纂此书过程中，得到杨讷先生为首的众多热心学者的支持与帮助。应研究所需，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彭措朗杰处长将手中图片无私提供笔者；阿里扎达县文广局罗丹局长和托林寺僧侣毫无私心，让笔者对所藏蒙古文散叶进行拍照，并同意公布于学界。中央民族大学乌力吉教授、叶尔达教授，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格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兰教授，给予了大量指导与鼓励。

拙著以其资料的珍贵性在《蒙古秘史》研究领域带来了巨大轰动，但其中的漏洞与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，有不少学者提供了修改意见，将在蒙古文版《〈蒙古秘史〉异本研究》中逐一得到修订。

三、《蒙古秘史》蒙古文异本散叶发现后近年所作工作

(一) 2013年12月，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《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展览中，该散叶作为古籍普查新发现，第一次离开雪域高原到北京，与广大读者见面。2015年收入第五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，名录号为12202，并收入2016年10月出版的《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。

(二) 2014年4月，国家图书馆和《光明日报》联合开展的《我与中华古籍》有奖征文活动中，笔者提交《沉眠于雪域高原的〈蒙古秘史〉》一文获得二等奖（一等奖空缺），并收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《书卷多情似故人》中。

(三) 笔者在《内蒙社会科学》(蒙古文) 2015年第1期上发表《西藏阿里地区发现〈蒙古秘史〉异本介绍》一文。

(四) 2016年，呼和浩特朝克图那仁先生在其出版的《世界名著〈蒙古秘史〉奇观》中全部收入了笔者提供的高清图片，并附笔者介绍文章。

(五) 2017年11月，人民大学古典学学院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告诉笔者，有位西藏学者提供了他从阿里发现的《蒙古秘史》图片。经笔者请求，乌教授将手中图片提供给我，打开后发现，它们是笔者所见11叶中的第三十二叶正面和三十六叶背面的图版，无新内容。此照片为2012年6月10日用佳能相机拍照，是笔者去阿里之前的事情。

(六) 2018年8月，在西北民族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全国卫拉特学研究学术会议上，该校博士吉祥措发表的论文以此散叶为研究对象，主要分析其语言特征。

(七) 2018年9月，笔者与一位西藏学者微信通话时，他透露曾在阿里发现蒙古文文献，赠送给了一位蒙古学者。我把手中图片发给他，询问是否是类似的东西，他回答是。我想和那位蒙古学者取得联系，获取相关信息，可西藏学者说蒙古学者因考虑隐私问题，不愿

透露。这一好消息中断了。

(八) 目前, 笔者在继续跟踪散叶剩余部分下落的同时, 将拙著《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》汉文版修订为蒙古文本, 补充最新信息和图片, 即将出版。

新资料的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。13 世纪用蒙古文编纂成册的《蒙古秘史》原本未能流传至今, 蒙古学界仅赖以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汉文本《元朝秘史》来还原蒙古文本, 过程费尽周折。而一部蒙古文本《蒙古秘史》异本以独立形式传入西藏, 珍藏在阿里托林寺, 长年沉眠于古寺中, 是一段传奇佳话。因机缘巧合, 笔者发现她, 并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, 期间得到杨讷先生的认可、精心指导, 特意写信叮嘱, 是很幸运的、幸福的。

因笔者的愚钝, 杨讷先生在世时, 未把拙著送给先生过目、向先生请教。先生逝世后不到几天, 先生的亲笔信犹如老天安排的一般出现在眼前, 尽管这封信并非直接给笔者的, 但围绕我的出版稿的谆谆嘱咐的信函, 值得珍视。现以这封信为引子, 向先生汇报相关工作, 悼念他、纪念他!